

全媒体语境下传统伦理价值的解构 与主流价值观的重塑

李文冰

摘 要：全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表达从多个维度解构传统伦理价值：草根传播使传统精英和权威主义遭受危机；对技术的迷信使人们陷入“数字化生存”怪圈；碎片化传播使集体主义价值和整体性原则被消解。全媒体发展的价值原点和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当前，全媒体重塑主流价值观可通过三种路向：通过全媒体执政和微政府打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成为主流价值的核心；通过提升全媒体尤其是草根媒体的文化自觉，完成多元文化正面价值的交融与化合；通过儒家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转换，实现传统伦理价值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全媒体；传统伦理价值；主流价值观

作者简介：李文冰，女，研究员。（浙江传媒学院 人事处，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2) 04-0032-05

全媒体浪潮裹挟着人类崭新的传播形态和生活样态席卷而来。海量、庞杂的内容资源，全媒介、全方位的传播渠道，技术化、数字化的传播手段，草根化、碎片化的传播方式，构成了全媒体语境的文化生态。精英文化受到挑战，正统和主流被逼一隅，传统伦理价值遭遇冷落和解构。但是，技术理性的价值原点是人文关怀，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全媒体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全媒体在解构传统伦理价值的同时，始终肩负着建构和重塑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和使命。

一、全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表达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解构

全媒体的“全”是指它涵盖了业已出现的，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户外视频等各种媒体形态在内的所有媒介，并使原来各自为政的单一形态的媒介在数字技术引领下以融合的姿态重现，数字技术是全媒体的核心技术，数字化是全媒体的标志物。全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表达从多个维度实现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解构：

1. 数字媒体的低门槛进入消解了草根与精英、低俗与高雅、边缘与中心的空间界限，正统、权威、规范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全媒体背景下，网络新媒体的普适性和隐匿性使人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媒体平台，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被瓦解，充满平民智慧的草根文化轻而易举闪亮登场。草根文化一开始便以叛逆的姿态向传统主义亮剑：草根文化反映草根面貌，体现草根精神，张扬草根民主，彰显草根意识；在智能手机、播客、博客、微博、QQ等多媒介手段助威下，人们自在地书写，率性地表达，畅意地传播，过去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被打破，社会发展的正常逻辑失去天然合法性。新媒体“把关人”的缺失同时使传播内容良莠不齐，神圣被戏谑，崇高被嘲弄，人伦礼教被抛弃，精华与糟粕共存，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同堂共室，真理和荒谬不再泾渭分明，各种话语、不同观点扁平共处，人们心目中评判事物的价值尺度变得多元，传统伦理价值在平民主义的实践中被重新洗牌。

2. 对技术的迷信使人们集体无意识遭遇“数字化生存”的窘境，数字影像的光怪陆离使社会陷入

见物不见人，见器不见道的怪圈。全媒体发展以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为前提，全媒体、数字化在改变媒介生态环境的同时，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状态，继而深刻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习惯、思维范式，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所指出的：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数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从学龄儿童到耄耋老者，很难想像离开电脑网络，他们该如何学习、工作、生活、娱乐。而当数字成为生活必需品，技术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建立在传统书写文本基础上的千古传诵的经典和抽象深邃的哲思理所当然被搁置一边。人们开始满足于知识的一知半解，古人悬梁刺股、孜孜不倦的求知被嗤之以鼻，温故知新、不耻下问的品格被弃如敝屣，因为快餐式的阅读可以迅速使自己成为“饱学之士”；人们热衷于轻松、浅显、搞笑的电视娱乐，醉心于图文并茂、音画流转的影像制作游戏，习惯于数字节点的敲打、嵌入、粘贴、复制，虚浮的热闹受到热捧，技术表现力一路高扬，媒介建构主流价值的道德功能，传播者传播真、善、美的本原责任被好看、过瘾、刺激的信息流和数字影像的绚丽形式所遮蔽、淹没。

3. 碎片化传播让专业主义渐行渐远，传统伦理所推崇的集体主义价值和整体性原则被消解。全媒体的去中心化使传播的碎片化成为趋势。碎片化首先体现在传播渠道的多层级、多样化和小众化上，即介质本身的碎片化，随着手机媒介、微博等小众媒介、个性化媒介的普及，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很难像过去那样覆盖到信号所及的所有人群，新老媒体无一例外地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细分市场。其二，体现在传播过程的多向性、发散性、个性化上，即不同生活层次、文化素养、价值追求的众多个体，怀揣各自的目的与需求展开传播，从而使传播呈现出既色彩斑斓、精彩纷呈又头绪繁多、杂乱无章的过程。其三，体现在信息的凌乱性、无关性和零碎化上，这既指信息文本的零散性、不连续性和不完整性，又指信息所指称内容的多重性、异质性和矛盾性。在碎片化趋势下，原来恪守职业道德的专业传播越走越远，“信息的取证、分析、透视被普遍忽视，浅阅读使逼近事实真相的深度报道变得可有可无，职业传媒人的专业意识在无用武之地的状况下逐渐碎片化并日益缺失，对受众眼球的迎合使虚假新闻、媚俗节目开始登堂入室。”^[1]与此同时，碎片意见在全媒体语境中的碰撞和冲突，导致社会线性逻辑被打乱，社会的整体性、价值共识和价值认同的原有渠道和规则机制被打破，“过去媒体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见的一致性，在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上被大大削弱。”^[2]

二、全媒体的应有之义：技术的人文责任与哲学使命

技术进步、传媒样态发展的本原目标，不是为建立技术霸权而舍弃人类的本体精神和价值取向，相反，技术发展的价值标的物是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综合体，并且对人文价值的追求始终是放第一位的。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求、对自身使命的认知永远无法穷尽，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不过是企图借助技术实现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与重塑。如果以媒体划分时代的话，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书写时代、印刷时代，正步入以视图为核心要素的全媒体视听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是人类在发展文明和传播文化过程中对自身局限性的打破。一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全媒体实践，提供了人类社会过去所没有的全新的知识和经验。而数字化发展的终极追求，正是为了不断解放人类器官，延伸人类触角，开发人类思维，丰富人类精神世界，发展人类本质力量，开辟人类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使人类从对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盲从和受支配中解放出来，最终抵达自由王国的彼岸。“在形而上的意义上，物质性的科技手段开辟的是一片精神的绿野，最尖端的科学探索回答的仍然是‘认识你自己’这个最古老的人学命题，最缜密的科学计算和技术实验收获的应该是大写的‘人’的心智成果。”^[3]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是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全媒体发展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人类亲手缔造的技术桂冠始终闪耀着文明的光辉，体现人的主体性、责任感和使命感，展

现人间大爱的温情故事在全媒体提供的广阔天地和微观结构中具体而实在,信息技术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人文再造和文明进程。我们难以忘记2008年初南国罕见的雪灾、“5·12”汶川大地震、2010甘肃玉树大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2011年温州高铁特重大事故,灾难带给人们的伤痛也许并未远去,而全媒体传播在灾难时所集聚的关爱与道义,坚强与勇气,力量与自信,团结与奉献,以及救援行动籍全媒体传播在国家意志与公民社会中的迅速成功对接,更让我们体会到“多难兴邦”的真正涵义,也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浩然之气在于以人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内在规范,在“天人合一”的哲理框架下实现人际和谐和天人和谐,在全媒体语境下,传统伦理与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流、激荡、对抗,但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传统伦理的行将消亡和灭绝,而是被更先进的文明改造和同化、迁移和渗透。即使传统伦理在体系上被解构,但其内含的文明基因,早已在延绵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流淌,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弭。爱国主义、忧患意识、实践理性等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平常态中似被信息洪流和技术文明所隐没,但当民族生存受到直接危害,人民生活陷入苦难的紧要关头,“同是炎黄子孙”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立刻转化为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碎片化的力量立刻凝聚成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利益的整体性原则,技术的人文价值便得以充分挖掘和突显。

可见,技术与人文并非对立物,技术的进步更不存在对人文的颠覆,对技术误读的正是使用技术的人类自身。全媒体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究其缘由在于人类对科技使用没有进行有效的甄别与取舍、克制与限制,欲望的膨胀使人类在技术和人文间顾此失彼,完全开放的传播环境使人类社会增加了很多被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全媒体语境所展现的夸张喧嚣预示着技术使用的过度 and 异化。此外,社会转型期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是精神抽离和人文失落的根本原因,对人文的反思反过来也有助于人们获得对技术使用的正解。

三、全媒体重塑主流价值观的三路向

价值观念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总体看法。单一个体的价值观有其自发性、盲目性,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必是通过对个体价值观的干预、规范、引导,最终形成统一意志的、体现该社会本质的、为该社会服务的思想的上层建筑。主流价值观是一个时代向上的力量,我国已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需构建的主流价值观,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坚持对真、善、美等普适性价值的不懈追求与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合理借鉴,对传统社会伦理价值观念的态度,则应扬弃而不泥古,传承而有创新,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能焕发民族生命力的、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社会主流价值,架构起以中国现代文明为主体,现代文明、传统文明、世界文明三者有机统一的文明体系。

当前,全媒体形态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全媒体的价值原点是人文,全媒体的发展必然以承载人类文明、追求人性价值为皈依。而人文理性只有以开放的姿态完成全媒体形态下的样式转型,才能更好地实现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功能。全媒体重塑主流价值观可以通过三种路向:

(1) 通过全媒体执政和微政府打造,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成为主流价值导向而深入人心。这是一条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构建路向。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执政者的执政之基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倡导自由主义的美国,自建国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建立统一的以牛仔精神为源头的美利坚民族文化和核心价值,为此美国要求来自东南欧国家的移民完全、彻底地忘却与出生国之间的一切义务和联系,无条件地接受主流文化。^[4]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介自身所隐含的伦理属性和政治功能,通过议程设置,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介资源实现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是执政党行之有效

的执政方式。政策宣传、政府主张、治党纲领、治国方略通过话语权和信息源的控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价值体系由此得以形成、贯彻。进入21世纪以来，媒介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局，新媒体呈现强劲发展态势，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为此，党和政府应从借力传统媒体执政及时转到全媒体执政上来，尤其要提高驾驭网络媒体的能力，使新媒体成为治国安邦的运行资源。由于网络新媒体自诞生起便表现出草根基因对权威主义的反叛，致使新媒体执政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是不足的。网络不是洪水猛兽，禁锢、封堵、限制不是对待网络应有的态度，保守被动的媒介应对也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对新媒体的宏观控制力，应在深入研究媒介运行规律、掌握媒介运用技巧和策略的基础上，积极尝试运用新媒体，使之成为凝聚力量、集中民智、化解危机和传播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台。从2009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府开通国内政府首个微博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政府官员开始了网络试水，据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内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微政府作为新的执政方式开始浮出水面。但与民间力量相比，特别成功的官方微博为数寥寥，部分政府微博甚至是应景之作，存在更新速度慢、博文内容空洞枯燥、与粉丝互动沟通不足等病灶。^[5]代表公权力的政府只有从高高在上的主席台上走下来，以平视的姿态听政问政，以专业的精神打造传播平台，才能得到网民的追捧继而形成舆论场。此外，微博传播并非微政府打造的唯一途径，政府全媒体执政的关键在于“让媒介议程变成公众议程、把媒介关心关注的问题变成政府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同时，把政府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变为广大公众关心和思考的问题。”^[6]只有这样，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借助全媒体传播得以形成。

(2) 通过提升全媒体的自身素养特别是草根媒体的文化自觉，完成多元文化正面价值的交融与化合并向主流价值的靠拢。这是一条由媒介和民众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构建路向。全媒体传播中色彩斑斓、鱼龙混杂的多种声音体现出现代社会各种文化的共存共荣，也体现出对弱势群体、不同族群的尊重和平等相待。但是，现代传媒始终承担着传承社会文化、监测社会环境、匡正社会正义、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公共义务和责任，默多克旗下出版160多年的《世界新闻报》的停刊足以证明，任何形式的放弃和背离都将使自己走向异化的穷途末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形态的媒介应加强对各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道德准则的甄别，对于从西方舶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应通过批判地吸收使之适应本土化的土壤。由于网络新媒体的草根性，对网络新媒体传播的正向引导尤其值得关注。当前草根文化一面充满蓬勃与生机，另一面却是混杂和喧嚣，消遣、低俗、嬉闹、暴力的声浪在虚拟世界此起彼伏，大众娱乐文化狂飙突进，人类理性的精神家园被严重挤兑，主流价值规范被动缺场。这不是草根媒体发展应有的方向。草根媒体以平等性、开放性的姿态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价值的同时，只有提升文化品位，增加理性的过滤器，使各领域的正面价值通过碰撞、交流实现交融和化合，并最终向主流价值靠拢，才能真正承担起公民社会从威权主义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社会批判功能，从而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念的普及，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7]这需要网络媒体经营者、监管者的导引，更需要民众自身通过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和文化自觉来实现。

(3) 通过儒家文化的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转化，沟通传统伦理价值与当代中国主流价值的内在联系，实现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传承、创新与发展。这是一条需要政府和学术精英双向推动的构建路向。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籍儒家文化得以集中传递和体现，儒家文化发轫于先秦，定型于汉武，发扬于宋明，由于深受地缘经济、政治以及民族习俗的浸染，形成了具有浓郁东方气息的文化特征，儒家文明由此与印度佛教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共同形成世界并行不悖的文明体系。但在历史风云纵横激荡、历史车轮向现代滚滚而来的进程中，儒家思想曾被认为无法开出民主和科学的现代之花而遭受割裂、肢解和破坏，儒家文化不仅被近现代有识之士视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包袱遭无情抛弃，而且被政府视为封建

的糟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适意义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在海外大受褒扬,在国内却一直拐弯抹角、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难以直道其详。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的灵魂,文化的发展不可能抛开传统,新型文化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传统文化现代化形成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核,我们要勇于接受她,承认她,喜欢她,而不是拒绝她,否定她,远离她。只不过在全媒体语境中,传统文化也需要不断改变与重建自身存在、运动的内容与方式,在内容上适情作出现代化转化,在形式上适时进行数字化转型,从而使自身在时代的发展中重新获得活力,以崭新的气息更好地为时代所接纳。只有这样,才能让主流价值沟通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民族协和与创新、繁荣与昌盛。

参考文献:

- [1] 李文冰. 全媒体背景下传媒和传媒人社会责任的缺失与重建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2 (1): 35.
- [2] 彭兰. 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 [J]. 今传媒, 2011 (10): 9.
- [3] 欧阳有权. 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95.
- [4] Isaac Berkson, *Theories of Americanization: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0): 59. 转引自柴华丽学位论文. 从相对主义到核心价值观——西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道德价值观教育及其启示 [EB/OL]. <http://www.docin.com/p-348124107.html>
- [5] 华夏. 从“俯视”到“平视”, 我国步入微政府时代 [J]. 新闻知识, 2011 (9): 12-13.
- [6] 王文馨. 媒介执政: 媒介作为当代执政的特殊机构 [J]. 东南传播, 2008 (10): 61.
- [7] 李文冰. 危机信息传播的草根化与主流媒体的应对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9 (5): 68.
-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603.